

捍卫马克思主义 文艺思想

书 藏 本 库
借 外 得 不

杭州人民出版社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編

捍衛馬克思主義文艺思想

——批判修正主義文艺思想資料彙輯

杭州人民出版社

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资料彙輯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編

*

杭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解放街587号)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7号

浙江省第二監獄印刷厂印刷·杭州市新華書店發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 $\frac{40}{8}$ 字数110,000

1958年8月第一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統一書号：10 · 001

定 价：(6)三角六分

序 言

在去年黑云乱翻的日子里，文艺界右派和修正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配合其他各界的右派，向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疯狂进攻，他们企图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成就，“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而推翻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我们的文艺为资本主义服务。那些极端狂妄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并想造成混乱局面，妄图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当右派和修正主义者的狰狞面目为全国人民所洞察的时候，立刻在全国范围内，也在文艺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剥掉了他们的虚伪的外衣，暴露出他们个人主义野心家和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

这次在文艺界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通过无数次大争大辩，毒草变成了肥料，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方向，绝对不容丝毫动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批评的原则，绝对不容丝毫歪曲，作家的自我改造，已经刻不容缓。

这次文艺界反右斗争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扫清了道路。目前全国人民正在以移山倒海的力量改造世界，改变人类的历史面貌，全国工农业生产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高潮之中。这种前无古人的新的英雄事迹与新的生活面貌，在文艺上应有更多更好的反映。因此，文艺工作者、文教工作者也必须有一个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大跃进，才能适应目前的新形势。所以，我们必须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深入群众，更好地来改造自己。

今年三月間，周揚同志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辯論”，这篇文章不仅是总结了文艺界这次反右斗争的意义、性质与收获，从根本性的問題上有力地击垮了文艺界右派分子与修正主义者的論点、揭露了他們的本質；同时，也总结了一九四二年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文艺思想上兩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根据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原則精神，把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批評原則很好地結合起来，以新的历史内容发挥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的精神，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方向。

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周揚同志的文章中，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原則彻底地批判了文艺上的修正主义的謬論。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与修正主义文艺的根本分歧，表现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这个中心問題上。毛主席早已經指出“文艺并不等于政治，但文艺服从于政治”。我們今天的文艺，应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服务。而修正主义者所提倡的公式却是文艺即政治。他們要政治服务于文艺，其实質，是要使革命的政治服从于掩盖在文艺外衣之下的反革命的政治。我們說，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統帥；而他們說，文艺是灵魂，文艺是統帥，他們在表面上似乎不要政治，其实質，他們所要的，正是反革命的政治。这就是在这中心問題上我們和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

要使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就必须把文艺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一部分。沒有党的領導，就不可能使文艺为今天的革命政治服务，而修正主义者却千方百計地企图取消党对文艺的領導，以便使文艺离开工农大众的方向而成为他們所妄想的为资产階級个人服务的東西。我們認為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保證了作家最大的自由，而修正主义者却用所謂“創作自由”“干預生活”“写真实”等美丽的謊言，企图取消文艺中的党性，使文艺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

周揚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說：

“我国文艺上的无产階級路綫和資产階級路綫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这是文艺上兩条路綫的斗争。无产階級的文艺路綫曾經经历了它的幼稚的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它各种錯誤，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发表后，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論基础，并且在實踐中完全証明了这条路綫的正确。教条主义的錯誤，需要繼續加以克服。但目前更危險的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資产階級思潮在工人階級內部的反映，它的特点是打着馬克思主义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領導。修正主义文艺路綫的主要內容就是否定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崇高使命，否定在階級社会中文艺的階級性，否定或歪曲民族的文化傳統，否定作家的思想改造……我們必須在繼續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將重点放在反对修正主义上。只有这样，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前进，队伍才能团結。”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当前文艺战綫上的重大斗争，这场斗争也有待于今后繼續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都在渴望着在斗争中認清修正主义的本質面貌和反动实質，进一步提高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水平。我們也打算在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一年之內有计划有步驟地深入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为了滿足更多讀者的需要，并配合文学概論教学的需要，我們决定着手編輯了这本书。

本书以周揚同志的“文艺战綫上的一场大辯論”一文作为綫索，广泛地收集了一年來全国和浙江主要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論文，以問題为綱，加以編纂。全書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文艺思想战綫上兩条路綫的斗争；第二部分，为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文艺队伍而斗争。

本书的計劃、編选工作，出于秦亢宗同志之力为最多。全書

綱要目錄曾經系內不少同志的審閱，并一再修正。初稿完成以后，并由蔣祖怡同志作了一次全面的復閱。但因時間匆促，而我們的水平又有所限制，不妥與錯誤之處，希望能得到讀者們的批評和指正。

編 者 1958.7.

內 容 提 要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为了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更清楚地認識修正主义的本質面貌和反动实質，进一步提高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水平，并配合文学概論教学的需要，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特編輯了这本书。

本书以周揚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辯論”一文作为綫索，广泛地收集了一年来全国和浙江主要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論文，以問題为綱，加以編纂。全书共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文艺思想战线上兩条路綫的斗争；第二部分：为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文艺队伍而斗争。

目 錄

序言	(1)
第一部分 文艺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綫的斗争	(1)
一 斗争的性質和中心問題	(1)
(甲) 这是一场大是大非之爭	(1)
(乙)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問題是斗争的焦點	(2)
二 捍卫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5)
(甲) 党的领导是保证文艺的社会主义路綫 的根本关键	(5)
(乙) 社会主义文艺專業的成就不容抹煞	(10)
(丙) 修正主义者借着反教条主义來反对党对文艺 專業的領導	(19)
三 坚决反对文艺上的个人主义	(26)
四 党性和創作自由	(42)
五 贯彻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	(52)
六 坚持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評标准	(59)
(甲) 必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59)
(乙) 批判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义” 的反动觀點	(70)
七 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86)
(甲)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先進的文学	(86)
(乙) 世界观和創作方法的关系	(91)
(丙) 对“寫真实”和“干預生活”的 批判	(107)
第二部分 为建立一支又紅又专的工人階級文艺 队伍而斗争	(127)

第一 部 分

文藝思想戰綫上兩條路綫的斗爭

一、斗爭的性質和中心問題

(甲) 這是一場大是大非之爭

在全国反击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中，文艺界揭露和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是大非之爭，社会主义文艺路綫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綫之爭。這場斗爭，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在文艺領域內的反映。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階級斗爭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

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斗爭是長期的，时起时伏的。每經一次緊張的斗爭，工人階級就受到一次严重的鍛煉和考驗。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艰难，斗爭的最后結局，总是革命战胜反革命，新事物、新思想战胜旧事物、旧思想。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此，文艺的发展也不例外。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反动派注定了失敗的命运。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必将压倒一切反动势力的阻撓而取得胜利。

(周揚：“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辯論”)

当前的斗爭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和資本主义的文艺路綫的斗爭，是无产階級的文艺方向和資產階級的文艺方向的斗爭，也是拥护党对文艺事业的領導和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領導的不可調和的斗爭。在这个分辨大是大非的原則性的斗爭面前，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責任参与斗爭，經受鍛煉，接受教育，以求在斗爭

的考驗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站穩社會主義的立場。一切形式的模稜兩可、置身事外的自由主義態度，都是絕對錯誤的。我們必須明確地認識：在這不可調和的原則性的大鬥爭中，如果不是站在黨的方面、無產階級方面、社會主義方面，就必然會滑到反黨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方面去。中間的道路或中立的地位是不可能存在的。

（“文藝月報”社論：“堅持社會主義的文藝路線”，原載“文藝月報”一九五七年第十期）

（乙）文藝和政治的關係問題是鬥爭的焦點

我們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義者在文藝思想上的主要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現在對文藝和政治的關係的看法上。修正主義者力圖使文藝脫離革命的政治。教條主義者簡單地認為只要有政治，就有藝術。他們忽視藝術創作的特點和技巧的重要。他們的公式是政治即藝術，實際就是取消藝術，這當然是錯誤的。修正主義者的公式則是藝術即政治，這是使政治服從藝術，實際就是使革命的政治服從於掩蓋在藝術外衣之下的反革命的政治。

（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文藝和政治的關係問題，是無產階級文藝和資產階級文藝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也是我們同修正主義者之間的根本分歧點之一。無產階級公開宣稱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的。資產階級卻不敢公開承認他們的文學藝術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他們打着“為藝術而藝術”的旗幟來掩飾他們的藝術的政治目的。實際上，“為藝術而藝術”正是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務的。修正主義者也力圖取消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原則。他們不公開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而是用“藝術即政治”，用片面強調“藝術性”等論調來達到取消藝術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的目的。實際上，他們是在暗暗地給資產階級幫忙。

秦兆阳說：“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是从政治上提出問題，它应该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要求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更加完美——更加提高其对于现实和对于艺术的自觉性。”原来“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只是作家世界观的“一部分”，那末，还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什么呢？除了为劳动人民服务之外，还为别的什么人服务呢？可否請秦兆阳給大家漏一漏底？其实，他的“底”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过他不好直截了当地說出来罢了。毛泽东同志說过，文艺“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个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作家的世界观是他的各种观点的总和，但是，对于革命的作家來說，为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是他的世界观的基础，是最根本的东西，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这里，秦兆阳企图把艺术和政治对立起来，好象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就会妨碍它的“更加完美”似的。在他，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那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因为这是“从政治上提出問題”，没有办法公开地加以拒絕阿！

从前“第三种人”攻击我們，說我們是“目前主义的功利論者”；說革命的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同样意思的話，換了一个說法，現在又从秦兆阳的嘴里說出来了。秦兆阳也認為我們的文艺是“只顧眼前的政治宣傳任务”的“政治概念的傳声筒”。他提出了一个“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長远性的总的要求”的說法，来和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相对立，實質上就是取消了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地反映生活来教育人民的，它不同于一般的宣傳品，也不应该要求文学艺术去机械地图解某一种政策条文。但是，文学艺术的这种特殊性，并不妨碍它去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事实上，一切偉大的作家，总是把自己献給当时的紧迫斗争的。一个对当前人民的斗争熟視无睹、无动于衷的人，他又怎么能写出具有什么“長远意义”的作品来呢？被秦兆阳認為“具有

長远的社会意义”的高尔基的名著“母亲”，恰恰是作者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写出来的，那时也曾遭到許多资产阶级批評家的攻击，說它是宣傳品而不是艺术品。正是列宁出来保卫了这部小說，称赞它为“最切合时宜的一本书”。鲁迅駁斥当时“第三种人”的一段話，也可以用来駁斥秦兆阳。鲁迅說：“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倍尔。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現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倍尔。他們两个，都是为現在而写的，将来是現在的将来，于現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剝夺艺术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功用，这不是抬高艺术，而是貶低艺术，使艺术丧失活力，脱离人民，成为供少数人消閑的清玩。这种艺术，是談不到什么“長远意义”的。

（林默涵：“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5月3日）

几十年来在文艺战线上经历过无数次爭論的一个問題，仍然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問題。一切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不論他們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口号，無論是“艺术至上論”也好，“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也好，“勿侵略文艺”也好，“第三种文学”也好，一直到修正主义者的“艺术即政治”，所有这一切口号和公式，目的只有一条：力图使文学艺术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他們拥护的是一种“假裝自由的而事实上和资产阶级联系着的文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几十年来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总是采取着两种办法，一种是把艺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艺术打扮成不可侵犯的神祇一样，好象艺术一和政治联系起来，就不再是艺术了。一种是在艺术和政治中間，先划上一个等号，艺术等于政治，有了艺术，就有了政治，所以只要艺术就成了，它的公式就是所謂“艺术即政治”。它的目的仍然是把艺术和政治割裂开来。

修正主义者反对艺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这个原則的最后目

，是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

经过1957年文艺战线上的一场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从政治上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反动理论。而值得我们引起警惕的是，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到艺术和政治的正确关系。毛主席早在1942年就指出过：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际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注）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学，我们就必须坚持这个党的文学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方向。

（罗森：“‘艺术即政治’批判”，原载“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

（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八七、八八八页。

二、捍卫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甲）党的领导是保证文艺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关键

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来说，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

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它一切工作一样，必須正确地加以領導。只有这种領導才能保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資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齒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領導。他們反对党領導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軌道，使文艺成为給資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反党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領導这一点上，他們是一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都是这样。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們总是說党不懂文艺，因此不能領導文艺工作，只有他們才是懂得文艺的，因此才有資格領導。請看一看他們是怎样“領導”的吧：他們把党委托給他們領導的工作單位或工作部門，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盤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針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違或根本拒絕。他們把党的領導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們的干涉和束縛。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他們向党鬧独立性的資本，他們到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无原則的感情拉攏，把一些具有反党情緒的不滿分子結合起来，一有机会，就“傾巢出犯”向党进攻。很明显，讓这类反党小集团存在和发展下去，就休想在文艺方面贯彻党的方針，实现党的領導，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一定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損害。

.....

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資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綫，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綫，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們就千方百計地破坏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導，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散播种种反党、反人民、反馬克思主义的觀點，另一方面，用挑撥离間，拉攏这个，打击那个的手法，从組織上破坏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结。他們曾經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受到了鼓舞，妄想在中国如法泡制那样的局面。他們从資产阶级右派的立場观点来曲解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正确方針。他們

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通过自由辯論和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他們錯誤地以为我們共产党人会在思想战綫上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障地，会象他們那样，也在腐朽透頂的資產階級的和反动的文艺面前拜倒；他們錯誤地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新社会人民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为文艺創作的首要任务，实际就是要把文艺变成攻击和誹謗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我們党經常指出，毒草是必須鋤掉的；他們对此却充耳不聞。因此，当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些反党分子就立刻里应外合，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妖风，企图在这种空气下迫使党接受他們的文艺主張，滿足他們的个人欲望。而如果他們的目的达不到，他們就想選擇时机，公开退出党所領導的文艺团体，用这个办法来向党要挟；他們还背着党秘密筹办所謂“同人刊物”，以便同党所領導的文艺刊物相对抗。本来，文艺团体是自愿結合的組織，作家是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退出的，但是，他們既然作为党员，就应该受到党的紀律的約束，他們既不向党請示，也不向党报告，却准备以退出作家協會的办法来向党发动突然的进攻，这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別有用心的陰謀；特别是作为作家協會領導人之一的丁玲，她的这个手段，很明显地是为了在文艺界造成混乱，是为了迷惑國內外的視听，以达到其分裂党所領導的文艺事业的目的。作家根据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的原則，在文艺团体的統一安排和同意之下，創辦刊物，本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他們却要通過所謂“同人刊物”宣傳反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綫，并且以刊物为資本，积蓄力量，作为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他們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只向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泄洩他們的計劃，却完全背着党的組織，背着文艺团体。这些陰謀計劃，显然是对党的挑战。

我們的文艺队伍，是在党的領導和影响下、在反对共同敌人

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一支极可宝贵的队伍。我們依靠这支队伍，打击了并且战胜了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文艺，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組成了一条有力的文艺战线。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之下，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它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提高，文艺界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共同信念下找到了团结的坚固基础。这个队伍的牢固的团结和党对于这支队伍的坚强的领导，是保证我們的文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关键。我們决不容許任何人来分裂这支队伍，来破坏或削弱党对于这支队伍的领导。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我們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沒有党的领导就沒有革命的文艺运动。吳祖光好象頗为雄辯地問道：“誰能告訴我，过去是誰领导屈原的？誰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魯迅？誰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太、貝多芬和莫理哀的？”这其实不过是胡扯。古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生活在共产党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当然不可能有党的领导。他們对于当时的不合理的事物常常要进行揭露和批評，因此他們对于当时的統治集团也并不是怎样順从的。但他們和当时的先进思想，或者和当时的人民，都常常有着联系。近代的一些大作家，他們活着的年代共产党已經产生了，然而革命还未取得胜利，他們囿于旧时代的偏見，还不能接受共产主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自然也談不上党对他們的领导。托尔斯太就是这样。但也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接受了党的领导。那就是魯迅。那就是吳祖光用来作为沒有领导的例子之一的魯迅。党的领导並沒有束縛他的天才，而是更加发展了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家和艺术家接受党的领导，正是标志着他走向革命，走向人民。至于在革命已經取得胜利的国家，只要是愿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作家和艺术家，那就更无法想象他們为什么不接受党的领导了。就整个文艺运动